

王重民原編
黃永武新編

敦煌古籍敘錄新編

集部 三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王重民 原編
黃永武 新編

敦煌古籍敘錄新編

第十七冊
集部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敦煌古籍敘錄新編

第十七冊集部目次



伍子胥變文·····	一
伯二七九四號·····	八
伯三二一三號·····	二三
斯六三三一號·····	三〇
斯三二八號·····	三二
附木刻本·····	五八
附校錄本·····	六八
投季布傳文·····	九
伯三六九七號·····	一〇四
伯二七四七號·····	一二一
伯二六四八號·····	一二五

伯三三八六號·····	一三二
伯三一九七號·····	一三九
斯五四四〇號·····	一五九
斯二〇五六號·····	一七九
斯五四三九號·····	一八六
斯五四四一號·····	二二六
斯一一五六號·····	二五〇
附抄錄本木刻本二種·····	二五五
附校錄本·····	二七六
王陵變文·····	三一〇
伯三六二七號(甲乙)·····	三一五

伯三八六七號（併入前號）

斯五四三七號（見後）

又斯五四三七號……………三八五

附校錄本……………四〇六

王昭君變文……………四二一

伯二五五三號……………四二九

附校錄本……………四四〇

伍子胥變文

伯二七九四 三二一三 斯六三三一 三二

八 劉復校錄伯二七九四卷載敦煌掇瑣 周

紹良校錄伯二七九四 斯三二八兩卷載敦煌

變文彙編 王重民四卷合校本載敦煌變文集

敦煌本伍子胥變文，就現在所知道的，大概是有三卷：一卷存英倫博物院，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有影本一段。兩卷藏巴黎國家圖書館，甲卷著錄號碼在伯二七九四，乙伯三二一三，今並已刻入劉半農先生輯的敦煌掇瑣五十七至六十七頁。可是甲卷的末尾，還有一大段不知劉先生有沒有抄完？

我還沒見到倫敦藏本，據鄭振鐸師所述，（在中國文學史中世卷第三篇第三章一三九頁至一四三頁。一九三〇年商務出版。）當即與巴黎所藏的甲卷相同，可是比巴黎本存的較多。（自楚平王遣使者追子胥不及，子胥被讒賜死後，越王率兵破吳，吳王夢見子胥止。）鄭先生說倫敦本“列國志之名，當為整理敦煌遺書的人所題的”，一定是對的。

我現在因為材料所限，不敢多所論列，僅就巴黎所藏的甲卷，加以小小的探討。

在這卷上所存故事，僅為子胥在逃程中遇到漁父，他的姊姊和他的太太，以及投奔吳國止。

一種變文的產生，自然是綜合史傳及民間各種傳說的演變敘述出來，這篇伍子胥變文，自然不能逃此例外。它大概是作於唐末，因為文辭較為爾雅，稍帶一些文士們所撰的傳奇風味，所以推測或較敦煌所出別篇變文早些，還可以代表唐以前關於伍子胥故事的總匯。考唐代以前史籍，關於伍子胥的記載，左氏傳公羊傳都未及漁父浣紗女二事，史記之伍子胥列傳，雖講到漁父，却還沒有浣紗女，僅謂“乞食于中途”而已。至吳越春秋與越絕書等，始詳紀

之，可見關於伍子胥傳說的放大，是在漢代末年方才開始的。若就諸書著作的年代之先後，便可看出這故事一次一次的擴大起來，是非常有意思的。

呂氏春秋安死篇：

“五員亡，荊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譬而唾。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荊，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荊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五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光緒十三年大同書局石印經訓堂叢書本，卷十，頁五上。）

如上引是沒有說到漁父覆舟自沉的事，史記伍子胥本傳也沒有說，到了吳越春秋與越絕書，便有自沉之事了。可見在東漢的末年，這段故事又拓大了。可是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引皇甫謐高士傳，記江上丈人與呂氏春秋略同，沒有談到漁父之死。也許因為它是本之正史，而吳越春秋和越絕書為近於小說的原故罷？變文自然比吳越春秋等更為真實的小說化，所以寫漁父殺身以殉，子胥望江悲歎的情節，益發動人，這自然因為變文是一種通俗唱本，對於每一個故事，要有加強描寫，同時也可知一種傳說，歷時愈久，便越生動，越發人聽聞。

關於浣紗女的記載，在史記伍子胥本傳裏，僅說“未至吳而疾，止中途，乞食”，注引張勃曰：“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此蓋本於勃所撰的吳錄，惜徵引不全，未審原文何謂？可是在吳越春秋和越絕書，已有浣紗女的故事了。同時其他書中，亦有相同的記載。如太

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一引蔡邕琴操云：

伍員奔吳，過溧陽瀨溪，見一女子擊漂於水中，旁有壺漿，乃就乞飯。飯畢，謂女子曰：“掩夫人壺口”！女子知其意，自投瀨溪而死”。（鮑刻本頁九）

可見到東漢末年，這故事已傳的很普遍，文人雅士，還入之琴詠呢！到元朝吳昌齡有浣紗女抱石投江一本（見錄鬼簿），當有更進一步的拓大。可惜劇本已亡，不能和這篇變文作比較的研究。

子胥在亡途中，遇到他的姊姊和他的太太兩事，爲別的書中所不見。尤其和他的太太用藥名詩相問答，最爲有趣。這兩段故事，都是沿着“乞食”而來的，其所以發生的原因，一面似乎是因着乞食浣紗女事而演變出來，一面怕是受戰國時代刺客們常有遇到其妻或其姊的影響，互相關連而傳演出來。如豫讓“吞炭爲啞，其妻不識也”，見於史記和戰國策。聶政刺俠累，其姊撫尸痛哭，也見於史記。我們可想到小說家只管動人聽聞，不管史事，則說唱時連想而變通之，亦不無可能罷？

惟用藥名詩作問答一段，顯係作變文人故意作出來，叫聽者發生興趣的。在吳越春秋裏述子胥吃了漁父的麥飯魚羹，緊說：“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吃了浣紗女的飯，緊說“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時時刻刻提心吊膽的怕人敗露了他的行踪，固然爲這段藥名隱語的創造之直接原因，可是用藥名隱語的玩意，很早便有人玩過。三國志姜維傳注引孫盛雜記云：

“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蜀書卷十四，又御覽卷九百八十九引魏氏春秋同異略同。）

三

又日知錄卷十三：

“辛幼安詞：小草舊曾呼遠志，故人今有寄當歸。吳志太史慈

立功於孫策，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幼安亦廉頗思用趙人之意爾！”（崇文局刻本三七葉。）

又如變文云：“劉寄奴是餘（當爲余字之誤）賤朋，徐長卿爲貴友”劉寄奴和徐長卿的藥之性質，在本草書裏已有詳細的解釋，在此借用，頗覺有意思。陶穀清異錄卷上載唐天成中進士侯寧極所撰藥譜一卷，謂“盡出新意，改立別名”（惜陰軒叢書本葉四九至五四），可知唐末士大夫玩這種玩意的很多。演到後來，便造出一部草木春秋。在變文中今得到這一段，若能詳爲註釋，叫人一看便能明白他的意思，必定更覺有趣。

就是依據殘卷末尾所存的子胥入吳一段，比起正史來，也有同樣的擴大。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年，僅說：

“員如吳，言代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讐而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光緒丁亥脈望館石印十三經注疏本卷四九，葉十九上。）

到了吳越春秋，却更進一步說：

“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翌日，吳市善相者見之，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隨菴叢書本卷三，葉八下。）

元李壽卿的說專諸伍員吹簫，爲集子胥故事的大成，就是用這一段的說法來作題目的；可是子胥未至吳，吳王先作了一個賢人入境之夢，却爲變文所獨有。所以我想子胥的故事，在唐代已經很成熟，不但在逃程中遇到他的姊姊和太太兩節爲後來說書家所失道，其餘的小轉折，也失遺了不少呢！卽就吳王作夢來說，也帶十足的小說氣味。最早的有殷高宗“夢帝賁子良弼，”今尚書裏有說命三

篇，爲這一類故事的發源。史記齊太公世家僅說周文王出獵前卜了一卦，晉太康時汲冢裏所出的周志，遂有文王作夢的故事了。（引見汲冢齊太公呂望表，今載王昶金石萃編卷二十五。）周志爲小說家言，拿來和這段變文兩相比較，我們能不認爲是同樣的演化麼？

末了，我讀這變文後，我感到伍子胥爲父兄復仇，乃春秋末年大報仇之一，可與後來儒家宗族觀念相表裏，故其故事能與儒家思想相提並論。蓋宗族觀念愈深，社會對他的同情心愈大，因爲他是“孝子”，他是“烈士”，故他雖覆滅祖國，後人却都原諒他。又因後來他受奸人之讒，身死吳滅，用悲劇結尾，益使人難忘。如吳越春秋越絕書等，便像以子胥爲主人翁而演撰的兩部小說。考漢書藝文志雜家有伍子胥八篇，因爲篇數和越絕書相同，便有人疑越絕書卽爲伍子胥所撰。我們雖不敢相信，可是到東漢時代，越絕書等成爲伍子胥故事的總匯，大概是可以相信的。日本見在書目雜傳類，有伍子胥傳一卷，或和這篇變文相近。

從這篇變文以後，故事仍繼續擴大，鄭振鐸師所著伍子胥與伍雲召一文，（中國文學論集葉三七七至三八八。）已敘述及，姑不再贅。惟鄭先生以東周列國志所見之伍子胥事不及元曲之熱鬧；我最近在巴黎國家圖書館見一部春秋列國志，附西周演義，共十六卷，與現在通行之東周列國志不同，凡鄭先生所說東周列國志沒有的，這書上都有，疑或卽就明陳繼儒未刪之列國志增輯者，他日得暇，擬再專文以論之。劉修業：敦煌本伍子胥變文之研究（圖書館刊第一百八十四期，一九三七年六月三日大公報。）

金玉亭先生作“從伍子胥變文探討悲劇英雄的心理過程”一文，載於新潮三〇期。（民國六十四年六月）

洪邦棣先生作“從小說藝術看伍子胥變文之變”一文，載於中央日報（民國六十七年一月三日至八日）

蔡振念先生譯強生著“伍子胥變文及其來源”，載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十七卷三期四期（1984）

日人武田泰淳作“唐代佛教文學の民衆化について”，載中國文學月報十三期。（1936）

日人澤田瑞穗作“支那佛教唱道文學の生成”，載智山學報新十三、十四卷。（1939、1940）

日人那波利貞作“俗講と變文”，載佛教史學一卷二號、三號、四號。（1950）又作“變文探源”，載立命館文學一八〇號。（1960）

日人小川環樹作“變文と講史—中國白話小説の形式の起源—”，載日本中國學會報第六期。（1954）

日人川口久雄作“敦煌變文の素材と日本文學——楚滅漢興王陵變蘇武李陵執別詞わが”戰記文學——”載金澤大學法文學論集第三期。（1955）

日人梅津次郎作“變と變文”，載國華雜誌七六〇期。（1955）

日人金岡照光作“敦煌變文研究の動向”，載東洋學報四十六卷三期。（1963）續載於東洋學報四十六卷四期。（1964）

日人那波利貞作“中晚唐五代の佛教寺院の俗講の座に於ける變文の演出方法に就きて”，載甲南大學文學會論集第二期。（1955）又作“變文探源”，載立命館大學人文學一八〇號。（1960）

日人平野顯照作“敦煌本講經文と佛教經疏との關係”，載大谷大學學報四十卷二號。（1960）續編載四十一卷二號。（1961）

日人川口久雄作“敦煌變文の性格と日本文學——敦煌變

文の概念——”，載漢文教室五〇號。（1960）

日人小川陽一作“變文の構造”，載東洋學集刊三號。（1960）

日人川口久雄作“敦煌變文の性格と日本文學——繪解きの世界——”，載日本文學十二卷十期。（1963）又作“敦煌變文の素材と日本文學”，載金澤大學法文學部論集文學篇十一號。（1964）又作“説話より戯劇へ——敦煌變文の性格と日本文學”，載金澤大學法文學部論集文學篇十二號。（1965）又作“敦煌變文における唱符と音曲への展開”，載中國古典研究十三號。（1965）又作“敦煌變文の素材と日本文學”，載金澤大學法文學部論文集文學篇十三號。（1966）又作“敦煌講經文と敦煌變相畫”，載ミエーリアム博物館二八三期。（1974）

日人秋山光和作“敦煌における變文と繪解”，載三康文化研究所所報二號。（1967）

日人金岡照光曾爲“敦煌變文述論”“敦煌變文用韻考”作書評，載東洋學報五十四卷二號。（1971）又作“變、變相、變文札記”，載東洋學論叢二號。（1977）

嘆言存相物懷微遂即抱石投河死子胥迴顧歎相望
懸念女子懷惆悵遙見相石透河三不覺失聲稱亮在
無端賴水沉人跡落淚悲啼淒淒愴愴儻若一日得高寒
佳贈百金相媚惑子胥笑已子更復前行風急公慘
面蓬塵映天神情抱亂忽至淒川水泉無忘子胥刺
無邊登峻入谷遠洞尋源龍蛇混雜杖劍過前虎
狼滿道遂即展猿餓乃蘆中食草渴飲巖下流泉丈
夫為難敘分將死由同瞻眠心中忽思一家遂即叫門七

食有婦人出應。遂匿弟語聲。遙知是弟。慰問父兄。被
然子骨減。亡不言。知弟之少。多時切語。思相慰問。遂取
蒲蘆。臥飲。并持苦甚。為聲。與弟食之心。由連去。骨見
賢士。尾即知而姊之情。內自思量。便而解。而言曰。蒲蘆
臥飲者。內苦外甘。苦甚為聲者。以苦和苦。義令還我。
連去不可。又停。便辭姊去。姊問小弟。今乃離。若何。收
何皮子。弟曰。冬日欲收。越國父兄。故熟。可不思。雖而姊
把得。弟吹咽聲。漸不敢不哭。歎言。痛哉。弟感自
摸。撫之。其牙。丹何有。罪我。今孤負。向取。嫌。嫌。得。人。并

有富貴之南手此各分求忽憶父兄行坐成念子寸寸
折折不果奈何敢去遣兵獨自歸惟我
不問中興幾千行父兄在彼楚謀熱心中呵大前
易之天今無天地分雄心緒悲必蒼德急天夜用
日接新活捉楚平王挽心并膏其餘里骨乃眼明可
熱遂即盡埋而卜占見湯湯來起用水洗額之得竹掃
掃而下又不刻到看弄盡地之天門遂而臥於蘆中
覺而言曰我若歿於我者三急如律令自有雨

箇腸腸名日子女子永至家有人食處知吳骨腸
不顧母之孔懷遂即生惡意奔逐我若將見其希
取責必得高遷是賊今既至門何因不捉行可
十里遂即息於處傍子永少解陰陽遂即獲地而
卜其見腸頭上有永定落何傍要間有竹塚某氏某
木樹到者不佳傍地者著一樹必定舟三不彼尋芳
瘵我還卯子肯屈郎看文乃凡腸坐不起遂成彼
驟里夜不停凡中又遇一字通腸吳常嚴酒抓花
獨面迫要人不取父之軀遂即門元食子青的

門徒乞食其妻嚴家而出應勸見知是自家夫即
欲數言相識認婦人負審思量不敢向前相附近
以禮設拜乃定定吟悲啼聲而借川妾家任名
氣交備四過若陳獨望息君子後何至此河而眾
慈寧有飢色落輩障枉似法人屈弟惜弟形
而乞食妾負禁閉在深園而君影向欲相識子得
報言娘子曰僕是王人充使使涉胥山此婦故置在
道失路乃昏迷不曉行由來至此卽卽送弟海

西風送雨阻陣三江水迤來事輒橫相好自側
對身家差此費人多望錯相認不省從來娘子

今欲建茂往江東

幸願存情相指商其妻

作葉花詩詞曰妾是併茄之婦細辛早是於洪

就礼未及南歸遣妾困居擢活葉青是置茶

無葉數檳榔何時遠處處則楚王並首家

芳秋風之心誤妾家破世消屈身留遂建和法

動石勝難當夫怕逃人某莫得既潛飛萬草

前似八虛伏似被起野于處使征夫身若安